

《饥饿游戏》作者全新作品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

UNDERLAND
CHRONICLES II

地下城

光明勇士

[美] 苏珊·柯林斯 (Suzanne Collins) 著
黄静雅 译

GREGOR THE
OVERLANDER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UND
CHR

地城

光明勇士



GREGOR THE OVERLANDER

[美] 苏珊·柯林斯 (Suzanne Collins) 著

黄静雅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下城·光明勇士 / (美) 柯林斯著; 黄静雅译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104 - 3845 - 5

I. ①地… II. ①柯… ②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239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 - 2013 - 5180

GREGOR THE OVERLANDER

Copyright © 2003 by Suzanne Collins.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.,
557 Broadway, New York, NY 10012, US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New World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

地下城·光明勇士

作者: (美) 苏珊·柯林斯 译者: 黄静雅

选题策划: 今古传奇文化 责任编辑: 丁媛媛

文字统筹: 吴晓龙 封面设计: 刘军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 //www. nwp. cn http: //www. newworld-press. com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160 千字 印张: 9

版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3845 - 5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献给我的妈妈和爸爸

序 言

文 / 简·费威尔

读者朋友们,我要向你们坦白,作为一个学术出版人兼总编,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奇幻小说。读者们对这种类型的小说喜爱有加,但我只把阅读此类小说当成职业需求,而非个人兴趣。

我就是这样一个人,你可以想象一下,当莉斯·萨夫拉——学术出版社的编辑主任——把《地下城·光明勇士》这本书放到我面前时我的感受。她把这本书称为这么多年来她读到的最好的个人小说,还一个劲把书往我手里塞。我一直拖着,没有立即开始读这卷草稿——这书和作者本人是通过一名书商特别介绍给我们的,离新书拍卖会的最后期限还有一段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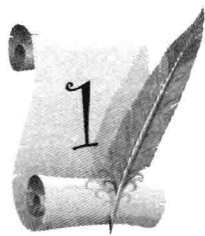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我和这本书后来发生的故事,你们都应该知道了。开始读第一章后,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:一个男孩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,来到纽约的地下世界,开始了一段危险的探索旅程。苏珊·柯林斯写出了——要是她能吸引住我,我想无疑所有的中年读者也都会被这个精彩纷呈的故事深深吸引。

在市场宣传中,《地下城·光明勇士》并没有占得先机,我们也没为这本书进行大张旗鼓的促销。但你知道吗?好书永远都是好书。这本书大受欢迎,这局面是由书商、图书馆员工、教师——当然,还有年轻的读者带来的。那么,你准备好阅读本季最惊心动魄的探索故事了吗?

享受阅读吧!

第一部分

掉入



格雷戈尔头抵着纱窗，过了许久，感到眉毛上被印出了小小的格纹。他摸了摸额头上的小包，抑制住想要大声尖叫的冲动。那股冲动在他胸口压抑了很久，要等到真正紧急的时候才会得以释放，比如——你手无寸铁地跑到一头剑齿虎跟前，或是你正处于冰河世纪，手里的火却熄灭了。格雷戈尔张开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让头重重地落到纱窗上，只发出了一声饱含着挫败感的“唉”声。

大喊大叫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举动改变不了什么。改变不了炎热，改变不了无聊，也改变不了横亘在眼前这无穷无尽的夏日。

他想，要不把小靴子——他两岁大的妹妹——叫醒算了，

让她陪自己消遣一会儿。但格雷戈尔并没这么做，还是让她继续睡觉，至少她现在睡在凉爽的空调卧室里。那个房间平时就由小靴子、她七岁的姐姐莉兹，以及祖母一块住着。这套公寓只有这么一间空调房，晚上要是实在热得不行了，格雷戈尔就会和妈妈一起，在地板上铺上被单睡觉。只不过五个人挤在一间房里实在凉爽不起来，那滋味只能用“温热”来形容。

格雷戈尔从冰箱里取了一块冰，在脸上摩擦着。他向院子看去，一条流浪狗正在垃圾四溢的垃圾桶旁闻来闻去。爪子摞在桶边上，把垃圾桶弄翻了，人行道上垃圾随处可见。格雷戈尔不小心在墙边瞥见一对疾跑而过的影子，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——是老鼠，他永远都无法习惯与这种生物共存。

这个院子可以说已经被荒弃了。平时，总充斥着孩子们的身影，不是玩球、跳绳，就是在爬梯上摇来晃去。但今天早上，一辆开往露营地的汽车把所有四至十四岁的孩子都带走了，只留下了一个。

“对不起，宝贝，你不能去。”格雷戈尔的妈妈好几个星期前就叮嘱过他了。格雷戈尔从妈妈的表情看出，她是真的觉得很抱歉。“我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人来照顾小靴子，你和我都知道奶奶干不来这活儿。”

他当然知道了。去年，奶奶的意识一直都模糊不清。前一分钟她的大脑还像钟一样精准，下一分钟就把格雷戈尔喊作

西蒙。西蒙又是谁？他完全不知道。

几年前，一切和现在都大不一样。妈妈那时只做兼职工作，爸爸则在中学教科学课，暑假时他在家，小靴子就由他来照顾。有天晚上，爸爸神秘失踪了，格雷戈尔在这个家里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。他是最大的孩子，很多职责都落在了他的肩上，而照顾小妹妹就是他的主要工作。

所以格雷戈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没问题，妈妈，况且只有小孩子才去参加野营。”他耸耸肩，表示十一岁大的自己已经不需要这项娱乐活动了。但不知怎地，妈妈的表情变得更悲伤了。

“你想让莉兹也待在家里吗？让她陪陪你？”

莉兹听到这个提议，脸上闪过一阵恐慌。要是格雷戈尔没有拒绝这个提议，她一定会大哭起来。“不了，让她去吧。我和小靴子会没事的。”他的话拯救了莉兹。

所以现状就是这样了。一点都不好，这下整个夏天他都被禁锢在家里，和一个两岁大的小婴儿以及老奶奶待在一起，奶奶还以为她的孙子是——

“西蒙！”奶奶的声音从卧室里传了过来。格雷戈尔无奈地摇摇头，但还是忍不住笑了。

午后的阳光从遮阳棚外透了进来，房间里充满了金色的光。奶奶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棉被。被子上的每一

块补丁都来自于奶奶多年来亲手缝制的裙子。奶奶神智稍微清醒些时,就跟格雷戈尔聊聊被子上补丁的来历。“这块带圆点的布是我十一岁时,参加露西的毕业典礼时穿的裙子;这块柠檬黄,是我的节日礼服;这块白的实际上是我结婚礼服的一角。我可一点儿都没骗你。”

而现在,奶奶显然并不清醒。“西蒙,”她一看到他,脸上的表情就放松了不少,“我想你可能忘记拿饭盒了,耕一会儿田你就会饿的。”

奶奶是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农场里长大,和爷爷结婚后来到了纽约,但她从未适应过纽约的生活。奶奶能在思绪里回到农场去,格雷戈尔有时替她暗自高兴,甚至还有些嫉妒。老是坐在公寓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现在,汽车应该已经到达营地了,莉兹和其他孩子应该——

“格格!”小靴子细小的声音短促地叫了起来。婴儿床的一边,冒出了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。“我要出去!”小靴子把玩具小狗湿漉漉的尾巴塞在嘴里,伸着手要格雷戈尔抱她。格雷戈尔把妹妹高举在空中,往她的肚子上“噗”地喷了口气。小靴子立马咯咯地笑了起来,玩具狗掉在了地上。格雷戈尔便放下她,让她去拿小狗。

“别忘了你的帽子!”奶奶喊道。她还在弗吉尼亚的什么地方神游。

格雷戈尔抓着奶奶的手，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，“想喝点凉的东西吗，奶奶？来杯老根啤酒怎么样？”

奶奶大笑起来，“老根啤酒？那是什么？是我生日吗？”这种问题究竟要怎么回答才好？

格雷戈尔捏了捏她的手，一把抱起小靴子，大声对奶奶说道：“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奶奶还在自顾自地笑个不停。“老根啤酒！”她边说边擦着眼泪。

格雷戈尔走到厨房，倒了一杯冰凉的老根啤酒，还给小靴子弄了一瓶奶。

“凉快！”小靴子的脸贴在玻璃杯上，欢快地叫道。

“是啊！小靴子，又好喝又凉快。”格雷戈尔说道。

一阵敲门声传来，吓了格雷戈尔一跳。门上的猫眼已经多年没用过了。他从门里向外喊道：“是谁啊？”

“亲爱的，是我，科尔马奇夫人。我跟你妈妈说过了，四点钟过来照顾你奶奶。”一个声音回应道。格雷戈尔想起自己还有一堆衣服要洗，科尔马奇夫人来了，他可以出去透透气了。

他打开门，发现科尔马奇夫人恹恹地站在热浪里。“你好啊，天气真糟糕，不是吗？跟你说，被烤的滋味可不好受！”她挤进公寓，用一块破旧的大手帕擦着脸，“哦，你真体贴，那是给我的吧？”格雷戈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她就将一大杯老根啤

酒一饮而尽，那架势就像是在沙漠里流浪了很久刚返回来一样。

“当然啦！”格雷戈尔嘟哝一句，再次走向厨房，去倒了一杯啤酒。此时的他倒不怎么介意科尔马奇夫人的行为，她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。“好了，今天才第一天，我已经开始盼着去洗衣房了。”格雷戈尔暗自想，“等到了九月份接到电话账单时，我要欣喜地发狂了！”

科尔马奇夫人拿着空杯子，让格雷戈尔再给她来上一杯。“那么小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才让我帮你算一卦塔罗牌呢？你知道，我这方面很有天赋的。”科尔马奇夫人在每家每户的邮箱上打广告，用塔罗牌给人算命，每次收费十美金。“我可不收你的钱。”她总是这么跟格雷戈尔说。但格雷戈尔从未接受过她的好意，他怕她会没完没了地问一大堆问题，尤其是关于爸爸的，而他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他嘟囔着说了要洗衣服之类的话，就赶忙跑去收拾脏衣服了。他太了解科尔马奇夫人了，说不定她的口袋里就藏着一副塔罗牌呢。

格雷戈尔走到楼下的洗衣房，尽可能地把衣服分类。白色，暗色、彩色……可是小靴子的几条黑白条纹短裤该怎么办？他实在想不出该归于哪一类，便干脆把它们一起扔进了暗色衣服堆里。

他们一家人的衣服大都是灰色和黑色的——这种颜色经

地下城

得起时间考验,也好洗。格雷戈尔的所有短裤都是冬天穿的长裤改成的——在膝盖那儿剪一刀,就成了短裤。他也只剩几件合身的汗衫了,都是去年买的。但既然这一整个夏天他都将被困在公寓里,穿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?

“球!”小靴子悲愤地大喊道,“球!”

格雷戈尔把手伸进几台烘干机之间的空隙里,拽出一只旧网球,扔了出去——小靴子特别喜欢追着球跑。他从烘干机里取出一团绒球,又把这团球扔了出去。小靴子像小狗一样追着球跑了起来。

“简直一团糟。”格雷戈尔暗想着,忍不住笑了出来,“真是个小脏孩儿!”小靴子的脸和衣服上,还残留着吃剩下的午饭、鸡蛋沙拉,以及巧克力布丁。她用可洗记号笔把自己的手涂成了紫色,格雷戈尔说不定得用磨砂膏才能将其洗掉。小靴子的尿布已经耷拉到膝盖上了,天气太热,给她穿短裤会把她闷坏的。

小靴子拿着网球跑到他面前,头发上还粘着绒毛。她把球递给格雷戈尔,脸上汗津津的。“小靴子,是什么让你这么高兴?”他问道。

小靴子答道:“球啊!”又用头去撞他的膝盖,让他赶快把球扔出去。格雷戈尔做了个鬼脸,把球扔到洗衣机和烘干机之间的走道里,小靴子便飞一样地蹿了出去。

游戏继续进行，格雷戈尔试着去想自己上次像小靴子一样开心地玩球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过去几年他都过得不错。市中学乐队在卡内基大厅进行表演，那次感觉最好。他还拿着萨克斯进行了一小段独奏。当他沉浸在音乐中时，音符似乎把他送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，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。

跑步也不错。跑到极限，直到脑海中一片空白。

如果格雷戈尔不自欺欺人的话，他知道，自己已经好久没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了。“确切地说，是两年七个月零十三天。”他暗暗想道。他没有去刻意计算，这些数字就自动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他身体里有个计算器，精准地计算着爸爸离开的日子。

小靴子应该过得很开心。爸爸走时，她还没出生。莉兹那时也才四岁。但格雷戈尔已经八岁了，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包括警察打来的疯狂的电话。他们似乎觉得爸爸凭空消失是件无聊的事。很显然，他们都觉得爸爸跑掉了，他们在暗示爸爸和另一个女人跑了。

这完全是假话。爸爸深爱着妈妈，这点格雷戈尔再清楚不过了，他也爱自己和莉兹，也一定会爱小靴子的。

可是，他怎么一声不吭地就消失了？

格雷戈尔不愿相信爸爸会抛弃自己的家庭，连回来看一眼都不肯。“接受这个事实吧，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地下城

一股悲痛席卷过他的全身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爸爸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……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格雷戈尔很想他，他就会回来？因为大家都需要他？“不，”格雷戈尔对自己说，“因为我能感觉到，我知道他正在回家的路上。”

洗衣机转着转着，停了下来，格雷戈尔将衣服塞进烘干机里。“等他回来后，一定会好好做一番解释的，一定会告诉我们他都去了哪儿！”他嘟囔着，关上烘干机的门。“说不定他的头被撞了，记不清自己是谁了。也有可能是被外星人绑架了。”电视上有很多人都被外星人绑架了，说不定这是真的。

他的脑子里想了好多种可能性，但在家里，大家从不提这件事。没人说他爸爸会回来，所有邻居都觉得他就这么跑掉了。成年人缄口不言，孩子们也从来不说——反正这里有一半的孩子都来自单亲家庭——这是条不成文的规定。只是陌生人有时会发问。格雷戈尔在解释了一年半后，最后编了个故事：父母离婚了，父亲现在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。人们似乎相信了，但又好像并没有完全相信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“等他回家后，我就把他带到……”格雷戈尔大声说着，突然又合上了嘴巴。他差点坏了规矩。他不能擅自遐想爸爸回家后的事。既然爸爸随时都有可能回家，格雷戈尔就不允许自己畅想未来。他总有个古怪的感觉：要是他假想一下未来，比如爸爸会在下一个圣诞节回来，或是爸爸回来后成了田径队的教练，这些美好

想象就都不会实现了。况且，白日梦做得越美好，回到现实后就感觉越痛苦。所以格雷戈尔就给自己定了这么条规矩：思想只停留在现在，未来的事就交给未来。他知道这种想法不怎么高明，但却是他能想出的打发一天的最好方法。

格雷戈尔注意到小靴子突然没了声音，这太可疑了。他看了看四周，没找到她。他立马警觉起来。接着他在最后一台烘干机旁看见了一只磨坏了的粉色凉鞋。“小靴子！赶快出来！”格雷戈尔喝令道。

小靴子非常喜欢玩插头，因此只要她在电器旁，格雷戈尔就必须加倍小心。

格雷戈尔赶忙向洗衣房的另一端跑去，突然听见一声沉闷的金属响声，接着小靴子咯咯地笑了起来。“好极了，现在她在忙着拆烘干机了。”格雷戈尔边想边加快了步伐。当他走到远处的墙壁边时，一副奇怪的景象出现在了眼前。

通往旧通风管道的金属壁栏正打开着，上头挂着两条满是铁锈的锁链。小靴子正眯着眼睛往里张望着，这个通道约六十厘米见方，通往建筑的墙里。格雷戈尔从他站的地方看去，只能看见一片黑暗。还有一小缕……那是什么？蒸汽？烟雾？看起来都不像。一股奇怪的气体从洞口飘了出来，萦绕在小靴子身上。小靴子好奇地伸手去抓，身体往前倾了过去。

“不！”格雷戈尔大喊道，扑了上去，但通风管道好像把小

CHEVALANG 地下城

靴子小小的身体吸了进去。格雷戈尔想都没想，一头就扎了进去。金属壁栏撞到了他的后背。他迅速往下坠落，坠落，掉进了一个空旷的地方。